

孤島戰
二十三年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阵风扫过，几片落叶飘曳而下，落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区的一个小广场上。正值放学，一群小学生在空地上嬉闹，孩子们时不时抬头，正对上了广场中央的中共琼崖特委牙叉会议旧址石雕群像那坚毅的眼神。

71年前的1946年1月，面对琼崖内战一触即发的危急局势，以及与中共中央失去直接联络的局面，琼崖特委召开了牙叉会议，统一了琼崖全党全军的认识，作出了加紧准备自卫反击战争的决定，在关键时刻为琼崖革命指明了方向。

白沙黎族自治县史志办主任王明军说，能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中作出正确的抉择，不仅体现了牙叉会议在琼崖革命史上的重要影响，也更让人对革命先驱们心生敬意。



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的中共琼崖特委牙叉会议旧址的石雕群像。左图为石雕群像全景，右图为石雕群像局部特写。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抗战胜利之后，琼崖纵队是继续斗争还是解甲归田，是放松警惕还是未雨绸缪？ 牙叉会议，为琼崖革命指出正确方向

◆ 海口谈判上的“悄悄话”

1945年的冬天，温暖的海南岛上空密布着战争的阴云。

在儋州市南丰墟的琼崖特委机关办公室里，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请来战友史丹，将一封亲笔信交到了他手上。写信的人，正是侵华日军投降后，进驻海南岛的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目的是邀请琼崖纵队派代表前往海口和谈，以响应国共两党在《双十协定》中的和平方针。

面对国民党的政治姿态，冯白驹告诉史丹：“人家既有请，我们也得有应，就是‘鸿门宴’，我们也得赴会。”

带着实现海南全面和平的愿望和要求，作为琼崖民主政府委员的史丹在1945年12月中旬启程，应邀北上参加海口谈判。

双方正式坐上谈判桌，史丹首先阐述了实现海南全面和平的态度和方针，但韩练成却故意岔开和平问题，盛气凌人地要求琼崖纵队接受收编。双方你来我往，不仅气氛愈发紧张，谈判也陷入僵局。

而令史丹没想到的是，白天还咄咄逼人的韩练成，晚上突然邀请他赴住所面谈。原来，就在四十六军来琼

之前，一直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单线联系的韩练成，就接受了“保护琼崖党组织安全”的重任。在晚上的密谈中，韩练成也向史丹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遗憾的是，早在1941年的“美合事变”后，琼崖纵队的电台便已遗失，与中央失去联络的史丹无法断定韩练成的一番表白是真是假，只能回去汇报。乃至此后与1946年1月进行的第二次密谈，琼崖纵队也始终未能拨开迷雾。

但历史最终给出了答案，正是韩练成的“悄悄话”，让琼崖纵队认识到

国民党四十六军来琼，表面上是接受侵华日军投降，实际上是为了消灭海南革命武装而来。从而在海南岛内战爆发前有了心理准备，也为随后召开的牙叉会议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起到了推动作用。

而后的1947年春，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进驻白沙毛贵（今属五指山市毛阳镇），集中兵力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也契合了韩练成当初为琼崖纵队提出的“利用五指山区把力量掩蔽起来，进行休养生息，以待时机，进而保存琼崖这支武装力量”的建议。

◆ 牙叉会议的关键决断

1946年1月10日，《国共停战协定》在重庆达成，军事调处小组随即来到广州，调停广东（含琼崖）内战和中共部队北撤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因琼崖纵队和党中央的联络依旧未能恢复，无法及时得到党中央指示。而少数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同志为国民党的和平烟幕所迷惑，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而国民党军此时已基本完成了琼崖内战的部署，以3个师和保安部队共计3万多人的兵力，对白沙根据地形成了包围。可能爆发全面内战的阴云，已笼罩琼崖。

1月中旬，中共琼崖特委在白沙解放区牙叉镇召开了扩大到机关党政军群科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讨论和分析停战令公布后琼崖的形势，看清“到底是战争为主流还是和平为主流的问题”。

包括冯白驹、庄田、李振亚等在内的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在热烈的讨论后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停战命令是由国共两党最高当局领导人亲自签发，同时也是全国性的。既然是全国范围都必须停战，琼崖当然不能例外。而琼崖国民党最高当局也在1月14日下了停战

命令，在停战命令生效后，琼崖各地属于地方性的摩擦纠纷会有，但全琼性的冲突可能性很少。因此有同志认为和平是当前主流，应当力争。

但庄田、李振亚等代表却认为，和平是我们所希望和努力争取的，但从国民党四十六军来琼后不断挑起的武装冲突事件来看，全面内战已迫在眉睫，万万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大量事实说明琼崖内战已不可避免。

冯白驹在会上指出，和平是件大好事，力争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局面能不能争取，用什么办法去

争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民党是不会轻易放弃反共反人民的既定方针的，十年内战时期如此，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冯白驹说，现在他们又以和平为幌子，掩盖其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这点我们要看清。特别是从琼崖的情况看，阴谋越来越明显。

冯白驹说，国民党四十六军自从来琼后，不仅夺取了大量抗战胜利果实，还制造了一系列向琼崖纵队进攻的严重事件。随着敌人向白沙根据地逼近，琼崖目前需要认清的并不是“和平还是战争为主流”的问题，而是急需准备迎战。

牙叉会议后至1946年10月，在面对国民党全面军事进攻的自卫反击战中，琼崖纵队进行了大小300多场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000多人，其中包括校级军官多名，还缴获轻机枪20挺、长短枪400余支、六〇炮2门，拔除墟镇据点40余座。

如今，牙叉镇上牙叉会议旧址纪念碑上，琼崖纵队战士雕像的眼神依旧坚毅，那眼神拨开了迷雾，看清了国民党“剿共”的阴谋本质，也看到了革命胜利后美好的和平生活。

（本报牙叉9月5日电）

革命遗址

六芹山

六芹山，是澄迈县的主要山脉。它东南临南渡江，西北毗邻丘陵平原，山上热带树木丛生，山外村庄错落。不仅物产丰富，而且交通便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是琼崖纵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1943年至1950年间，冯白驹领导的中共琼崖特委机关三进三出六芹山，将敌人甩在身后。遍布沟沟坎坎的六芹山，留下了琼崖革命的光辉足迹。

抗日战争时期，六芹山抗日根据地方圆200平方公里，中心腹地面积30余平方公里，虽然面积不太大，山也不高，但是连接五指山区，南渡江从山下流过，丘陵起伏、沟坎纵横，丛林密布，与敌人周旋极为有利。（刘笑非 辑）



澄迈县六芹山丘陵地区，曾是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领导机关所在地。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链接词条

海口谈判

1945年9月，国民党四十六军调驻海南，表面是接受日本投降、遣停和恢复秩序，实际上，蒋介石想用这支部队去消灭中共领导的琼崖纵队。

9月下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致信冯白驹，希望双方坐上谈判桌。随后的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国共双方在海口举行了两次谈判，但因国民党当局的内战图谋，两次谈判都以僵局结束。

海口谈判虽未达成协议、未取得实质性结果，但通过谈判表明了中共琼崖特委力争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和愿望，了解和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图谋，赢得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为克服和平幻想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自卫战争，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刘笑非 辑）

码上读



剪辑周达延
视频拍摄周达延
指出正确方向
“牙叉会议为琼崖革命指明了方向”

韩练成：最隐秘的隐形将军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在1945年冬天的海口谈判中，国民党海南当局的最高谈判代表是时任四十六军军长的韩练成。而韩练成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龙潭虎穴的四大传奇将军之一，曾被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称为“在老‘总统’身边隐藏时间最长、最隐秘的隐形将军”。

但在彼时情况危急的海南岛上，由于韩练成的身份属于高度机密，包括冯白驹将军在内都不知情，而琼崖纵队也因电台遗失而未能与中央取得联系。因此直到新中国成立，在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下，韩练成才和冯白驹正式见面，涣然冰释。

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这段

时间里，韩练成不仅两次与琼崖纵队代表史丹密谈并表明身份，更是为了保护琼崖纵队而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当时，带着“剿共”任务而来的韩练成为了向国民党当局展现琼崖纵队力量的“薄弱”，往往在出行前便通过报纸等渠道公开自己的行程，以展示海南岛已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假象。不曾想在由三亚前往石碌视察铁矿的过程中，遭到“不明真相”的琼崖纵队第二支队伏击，导致腰椎受伤，不久后便调离国民党四十六军，回到南京。

当年，韩练成是蒋介石的红人，因为他和开国大将陈赓一样，救过蒋介石的命。在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时，蒋介石专列停靠在归德（今商

丘），被冯玉祥的一支骑兵偷袭。因为专列没有挂火车头无法行驶，蒋介石顿时成了瓮中鳖。随行参谋长杨杰摸黑摇着电话呼喊离火车站最近的部队，只说到“敌军包围总司令行营……”线路便中断了。

当时驻扎在附近的韩练成亲率主力驰援，成功替蒋介石解了围。蒋介石在见到韩练成后十分高兴，下意识认为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询问他是第几期毕业，在得到否定回答后当即下了一道手令：“六十四师独立团团长韩圭璋（韩练成），见危受命，忠勇可嘉，特许军校三期毕业，列入学籍，内部通令知照。”

当时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国民党军队中颇为吃香，人们常常戏称黄

埔军校生为“穿黄马褂”的。而被“赏黄马褂”后的韩练成也一路飞黄腾达，国民党军内都认为他日后前途不可限量。但不曾想仅仅3年之后，韩练成便投身共产党革命事业，成了我党的地下党员。除了周恩来或周本人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触党的其他地下组织。

周恩来曾说：“韩练成是一个没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毛泽东更是在见到韩练成后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所，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

（本报牙叉9月5日电）

红色人物



韩练成。（资料照片）



中共琼崖特委牙叉会议旧址所在地

制图 陈海冰